



法藏碎金錄序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適議



予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探古聖之域闕衆妙之門涉
獵儒道諸經必也考求微旨修身慎行春為歲規又
於貝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快奪居多倦聞世諦不
爭戲論洞見至理新新無窮然知撫心馴柔道所由
致而且揮翰祖述志未能忘暨挂冠之後棲息乎浚
都昭德坊之舊居別葺靜齋脩然獨處素所樂欲習
以成性手不釋卷筆不停綴貫微臻極深入骨髓消
憂釋結大沃襟靈雖患思縈亦慶緣熟斐然章句聯

類日錄卷之四
分類例頗煩命篇自今聽覽機會或該演勸屬文導
意靡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興盡當
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
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
若其束於教者或以迦談見誦亦無憚焉不能以外
妨內也時天聖五年丁卯歲季秋望日序云爾天聖
九年仲冬月稍量字數分為十卷

晁文元公逸事

晁迥字明遠宋真宗嘗稱為好學長者知貢舉真宗
賜詩云必以權衡求實效莫教蓬華有遺材西崑
酬侶者十五人迥其一也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卒
謚文元子宗慤康定中亦為學士一夕草將相五
制卒謚文莊本朝父子掌制誥國初至熙寧元年
凡九家而文元文莊其一云春明退朝錄及氏族大全

晁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也幼從王禹偁學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
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祈解

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兔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湏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憲李邕鄭皆世顯人集皆

自有序及李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孑遺法藏碎金世傳竄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閩州王輔菴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澗池眷中文獻通考

文元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饌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珽珽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

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晁氏客語

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聞人仕宦極禮樂文章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事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焉一曰窮悴之士為儒不肆其膏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未有以忘平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祖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冲老每舉揚是書以

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為名理之談則未易可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妙奧密不若此之璀璨光明可與眾共之也每恨巴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版曰著書者不可見已今幸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晤語如故舊則吾之所得者多矣

景迂文集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

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為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

一人曰隨因紀述曰菴智遺書余嘗編閱之謂各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重複摭集精粹以便觀覽云

道院集要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為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孫尚書尺牘

法藏碎金凡十卷遠祖文元公天聖五年退居昭德里而作也公酷嗜靈寢及貝篇有得輒書故

所述甚富有翰林集道院別集昭德新編隨因
紀述自擇增修百法毫知餘言理樞十數種碎
金之作其義意頗參三教執樞挈要妙契真詮
向予但於類書中見其片言隻語心殊愛之而
徧求全本無從得嘉靖乙巳春三月奉命入
典 綸誥得盡窺中秘書蓋咸勝國時收宋故
物我 國朝投戈之後因以儲之館閣者也偶
啟一厨是書適在中心躍然奚帝珙璧之獲諦
審字畫多忌北宋廟諱知為宋刻無疑因私錄
而藏之嗚呼故笏遺石昔人猶知寶存謂茲但

笏石之倫已哉

嘉靖丙午仲春翰林院檢討徵仕郎直 文淵閣

專理文官

誥勅齋孫璪頓首謹跋

法藏碎金錄卷第一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定慧之法宜知至理仍令均濟二者相資何謂也凡言
定者貴乎澄明之定勿入頑空之定定而無慧譬如
石人木偶雖不動而奚為凡言慧者貴乎安詳之慧
勿肆輕狂之慧慧而無定譬如雲電風燈於久照而
何有混而為一曲盡其妙

至信發外之著者可以貫金石蹈水火密行積中之深
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次權實隨宜外順世間之
法得中而不失其正者上也

凡諸識想之數內妄也名物之飾外妄也人能去二妄之惑詣一真之理久於其道何以加焉

良將御兵多多而益辦方略有餘也大士御情亦多多而益辦智慧有餘也萬緣紛紛一心曉了道馴致而善應德日新而無窮默識冥符豈凡庸之可及

啄食之禽善驚畏而疾趨虞繫捕之奄及也涉境之心善驚覺而疾止防流宕之忘返也內習之士宜乎知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大乘四法經云求菩提者當修四法一者發大菩提心寧失身命不應退轉予今於此四法之中止舉第一

之法詳其語意因知菩提心至精至妙雖身命至親至切若比菩提心猶是外物予久知菩提心之義即是真正本覺之心也唯此心字方是真我其餘我所節次踈遠窮到此際弥歎已之道孤矣

東方之教以言行為本言顧行行顧言處世之第一義西方之教以理性為本理合性性合理出世之第一義擬象經語垂文導意古今之人一也勿以榮陋為蔽

予觀寶積經第一百四臨末有語云若彼此互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予詳此

語若有的然明禪理而學佛法者止用此一科足矣
諦觀悠悠萬事無不是空智者一以貫之歸於無物
事來干我我皆應之以無生無生謂心不起念譬如
物觸虛空有何妨礙隨順謂物我皆如無所違逆故
圓覺經云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
是也此無生法是禪中一行簡當臻極之處何必以
多為貴者

無上妙道實超諸有上上智人達一切法不住一切
相心如虛空自然無礙何以故心住於相即屬有法

意觀經旨以此為根

識處世之士當以才行兼備議出世之士當以理性相
符此外云為資其崇飾者也

順違二境俱為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解違則生
憎結麤業而易解有大智力行方能擺脫之也

學道之人須由觀行息心達本貫徹洞密謂之觀收視
反聽忘情契理謂之行觀行明係根力堅深入道法
門此當樞要

諦觀物情大率以偽為智邪為樂不知至人以真為智
正為樂偽邪多真正少自古而然豈非流轉浩劫中
宿習猶存耶

忘自身之至親、營他事之至重、狗不急之多欲、踐不測之畏途、非智眼觀、焉能洞見、

夫日月有晦明、陰陽有舒慘、天之常道、不得不爾、施之于人、亦其類也、其樂滿志、理或難勝、問以鬱然、固當如是、

釋迦氏捨去玉宮、入雪山修道六年、而成不戀富貴之樂、其果決也如此、慧可斷臂立雪、求法於達摩、不顧支體之苦、其懇切也如此、因原佛理精真、殊勝可歸、仗也何如哉、

深於妙道者、始可與之談此理、苟失言於不知者、必大笑其迂闊也、定矣、

窮理盡性、易義具矣、予嘗因此四字、別有所陳、夫剖析至理、有淺深次第、淺者及於名、深者及於身、深之又深者、及於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

予有法喻、密獲二寶、其一曰如意淨明珠、圓而照、能破一切昏暗、而珠無染著、此喻不惑之智、其一曰降魔金剛杵、堅且利、能破一切障礙、而杵無虧損、此喻不退之志、持用二寶、天下無敵、何往而不至哉、其後因

看寶積經第一百二十內有金剛杵如意珠二物之名予喜暗合

衆生之心本有空寂安樂之體臻其極者此名涅槃本有靈明照了之用臻其極者此名菩提既是本有何假外求又緣奔本逐末迷失久矣固當啓迪懷柔須有穎悟之人師資授受

一切之形形本無無而有生有生則有化滅有化滅則復歸於無也定矣一真之性性本有有而無象無象則無化滅無化滅則常存其有也定矣不有之有名曰妙有不空之空名曰真空妙有真空其體一也

夫良藥所以去病加之信重則易服必由誠感而其效弥應妙法所以去迷加之信重則易入必由誠感而其道弥勝是故切於去迷而見性亦如切於去病而保命

儒教之法以正身為深切勿求其名而名自得矣道教之法以養生為深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佛教之法以復性為深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是三者率以無心而然也

中智以降得地成勢下必趨勢而動色上亦乘勢而變態其理所至自然而然達觀了知不當驚異

儒教本於名與情佛教本於理與性儒教大意修已成
美善之德不許伐其德佛教大意清心得微妙之相
不許住於相至論概舉深學當知

夫萬類萬形形必不同斯可見矣萬類萬情情亦不同
固當然歟人心如面安可同也有一不同於己已即
非之若以理斷曲反在己

前漢書有陳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予嘗三復其言
深以為然夫去健羨則無貪欲黜聰明則反具素人
能行此六字亦足為越世出塵之士矣

予有宿志者二焉其一欲得解去名利之場獨歸自得
之場不被仕宦所拘今則已遂志矣其一欲得解
分段之身別生意生之身不被造化所拘未知果能
然乎

予常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詩句云我無柰
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柰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
則造化陰騭不足為休戚而况時情物態安能刺鯁
其心乎

夫形之壯衰隨時而變理之常也萬一不變此乃神仙
之流情之順違隨勢而變亦理之常也萬一不變此
乃聖賢之流形之與情若責以盡與神仙聖賢為此

不亦難乎

予自問曰晚年學道日課何如哉自對曰動則觀書以廣智求出世之階差靜則息念以存誠恐涉境而流宕如此而已餘無所能

昔向子平有言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予因思莊子云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列子云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矣斯亦可知矣

晉山濤不知山簡父不知其子也王濟不知王湛猶子不知其叔父也而况他人之踈遠乎士之屈於不知

己者吾然何報之有哉

觀練之法我自陳其觀也見諸相之本同色空如一其線也勤守中而不失心息相依率是而行以為日

吾常諦觀一切日緣有合有離一切情識有起有滅親踈順逆愛憎是非雜然交并混而成世新新之事與日無窮身心之苦何有紀極其或萬萬數中有一大達之人越世高蹈特立獨行出此方域之外者其人智力何如哉

彼至人者角立傑出智了一真餘惑不能障其明心住

一境諸念不能奪其志不挂名利之網不歟嗜欲之
餌我今擔願師之服膺終老而已

有名有色隨造化而遷革無色無名亘古今而靈明誰
曾窺此徒自負於豪英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世
也劫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無
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緣之善
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說
浩劫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鑿
昆明之池胡僧辨劫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
者三也唯間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外
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顛倒之心反掌成菩提辟如迷路之人忽尔醒然見其
路覺昔所趣即時旋踵先迷後悟之速非反掌而何
苦惱之心反掌成涅槃辟如憂事之人忽尔聳然聞
其事得遂所志即時開懷先憂後喜之速非反掌而
何

一氣幻化而生形形之妍醜不一也一性幻化而生情
情之善惡不一也自古而然無可奈何唯聞大雄氏
之法至深至大至微至妙超出二幻化之外此明復

其理性之根本非在末迹孰有智識論議之勝過於此乎吾不敢以區區所見臆斷其事也

佛書中說安樂行予今引儒書比類儒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此是安樂行小人行險以徼幸此是不安樂行

夫學道之人在乎智力兼備何謂也設使觀慧明了見法指歸此名智也須得妙心精密入佛境界此名力也智力相濟為兩足尊尚或止務高談斯則未為了義

西方聖人垂法詳悉有大善利不可非也於幻化中明一切空不執為有雖賢愚異貫皆見其空矣於虛空中立一切法不落於空深智之士信知其法妙矣終使人離空有二邊之見出輪環大苦其理如此其能仁也何如哉不達之人若以世間法比方致詰何可與之論議哉

吾自省已頗能推窮至理直詣精深之處唯有情累絲絲未到豁然安穩之處力量如此

畫工之格致高妙有能注思落筆傳神寫照而逼真者文士之格致高妙有能注思落筆窮理盡性而臻極者此二事頗相類也吾常覽唐賢著述有陳心法宗

趣而立言穎利明白鑿出大意使其曉暢文義者了
了見妙道之源信知才俊精敏有資助敷揚之力
今之僧俗所談分禪辨律互相矛盾各執其末不究其
本但目作者之詞曰文章也非禪話也吾所不取吾
能大和會一以貫之爾

吾能了知身心世三者本從虛妄中有而終歸於空此
則吾自斷之以智也既知之則一切念慮徒有憂勞
而無所濟者當令不生此則吾自濟之以力也此是
出世智力與世間智力不同若霄壤矣

予自陳頓悟漸修之說各有二焉予知一切之有都屬
幻化者無不終變滅此為頓悟之一也唯一真法界
散而為萬靈者決定無變滅此為頓悟之二也此二
頓悟既明而不昧者也憂悲苦惱之念無人無之自
省了達已久今求日損當以理遣此為漸修之一也
常樂我淨之道唯大雄氏能然自省信重已久今求
日益當務馴致此為漸修之二也此二漸修有進而
無退者也內省詳求樂欲所趣如是得非宿習使然
乎

予觀釋氏之書而有一經一論各言無生之法簡妙大
同合而敷演可以足用寶積經中有說云若彼比丘

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
摩訶止觀論中有說云小乘對治如應病用藥藥必
無備大乘對治祇用第一義諦如阿竭陀藥能治衆
病其語云空無生中誰是煩惱誰是能治但以無生
一方徧治一切此文極略須善取意予博考諸經諸
論大約盡是修行出世之法若得其樞要之處何須
廣覽今據此經指陳極隨順之理又據此論指陳善
取意之理並在無生之法而已其為精當何以加焉
必能觸境無生則所謂盡善臻極矣

世間俗士而為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而
此壞小乘人又為空纏縛纏縛其心不得自在
而有障礙唯大乘上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
心俱自在無敗壞障礙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久之談禪好以隱晦為深密予之談禪好以顯暢為親
切雖談者隱顯不同而道之本源則無異也

予今自思晚年內習雖窮理盡性務極於精研而澄神
定靈未臻於純熟疑善根之宿植期勝果以圓成聊
用披陳亦非矜伐

衆緣之累須以道斷理遣一真之妙須以馴致冥會略
舉大端智者善自求之也

夫醉者墜奔車而不傷全其外也乘蕩舟而不懼全其內也故先賢頌酒德贊酒功稱其美利蓋非徒然苟或遂肆沈湎自貽諸失前言作戒抑又深切

或問予曰先生不從遊賞之朋不設歡娛之具闔扉燕處何以銷日子對曰老夫致政之後適意居多觀練薰修獲溫尋於妙道棲遲偃仰遂順養於天和自便衰軀更無他慮至寒暑之來徃歲時之代謝任彼運行而已與予了不相關

行已自修立為條教所學無生之法或遇習氣歛爾而生我當記之即時而止所學安住之法未果全然安住我當隨其緩急量力而住新新之智其理可書而旋復忘失惜而求之再縈心緒我願不復追思又欲禮必違情常念弥縫其闕斯乃世間之法耳學出世法抑亦相妨自今亦宜無可無不可縱心浩然而已予於晚節勝進弥堅歷觀莊子微言兼采楞伽妙法吉祥止止但務於心齋正智如如自符於成相道釋二典責實同歸夫何末流妄有分別

我立一志自學無生法忍入道權輿此乃小乘獨善之利也佛度四生盡入無餘涅槃成功臻極此乃如來兼濟之利也力量殊致固當如是

儒家之書大易為首有象本乎乾坤道家之書老子居
最無名始於天地二家之說率以此為造極矣若引
佛書言之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菽又據譬喻則天
地乾坤沙界之一沙也

學道不易為師亦難學道之人性有優劣上根之士來
學則師逸而功多下根之人來學則師勞而功少譬
如良駒駿利見鞭影而疾行駑馬鈍頑受錐鋒而不
動

予於悟修自能和會研覃乎定慧之學參驗以老莊之
書設使遵老聃之言練谷神之粹契莊子之說教天
宇之光二教指歸有何差別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
而衆仰學道者亦不可以二心唯一至誠而已矣至
誠則神會而自知

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予讀莊子至巧者勞而智者憂予又知巧不
如拙智不如愚矣此與常情不同唯有深達妙道者
可與言之耳

夫天地中空虛生成萬物而不妨有日月照臨而盡見
身心中空虛含容萬法而無礙有智慧觀察而盡知

真學之人當須具此知見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吾思據定以寧志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吾思棄慧以立法後事於道唯變所適吾能然爾不求人知

予嘗自思獲其法利少分焉何謂也疑然不動定力也了然常明慧用也鏘然聞和天樂也脩然自得道情也合此四妙歸乎一真世間富貴功名未可爭其勝負耳

夫學法之人尤宜洞達雖教蒙辨惑始務於從師若榮古陋今則乖於造變予於此道灼然了知精思而究

前言觸類而生新意開示悟入佛存方便之門故今疑融自得修行之要但懷宗趣安可講求

予偶有思而言曰夫有財而不能與無財同有學而不能行與無學同予今照了其事不欲落二者之失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為心要後見古維摩經歡喜

日始知所歸矣予今信以為然予初讀南華真人之一書曰齊物之理自得一法日之曰逍遙大同觀且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聖人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日之曰平等大空觀兼無一物可齊由是省己之所學有增長二家之書有淺深矣

夫學法之人必在乎破相觀空見性行道此四次第端
如貫珠與我同志應作是念知而能爾斯所謂入佛
境界者也

初學道人念念須有所法觸正念如不及涉智地也如
此觸邪念如探湯避諸趣也如此

予自覺者消毫法利安住無念之念或時能然獨聞無
聲之聲未嘗有絕昭然相契脩然自得而已予自以
為粗得少分殊勝但覺聞性弥聰妙音無窮猶未得
心如大空中有日月昭融若能到此吾道方隆見可
見非常見我見無色之妙聞可聞非常聞我聞無聲
之和雖如是言亦無所有也得者當自得不可以言
宣

世間法或能捨去大權位者有語云如釋重負出世間
法有語云菩薩斷除五事所謂五音能令衆生生死
相續不離重擔因思二重之累予且於世間法中不
當重負矣猶於出世間法中欲得離其重擔自念具
足凡夫未知智力志願果何如哉

涅槃經云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噫
予之生子身相已衰又見生孫衰可知矣去身逾遠
復憂於孫以道眼觀悠悠斯甚

老馬識路猶歸國而不迷老夫識道豈還源而有失雖云老及自憐智生

施肩吾三往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神合圓覺經圓覺章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觀兩處之說因知道家言神仙之術釋氏明禪那之法其理大同矣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為常久久弥堅不煩多學

世間所愛者不過富貴功名而已若以道眼觀之豈能

勝第一義諦

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云湛

兮似或存予詳文意所云或似者不敢決定言之此於世智中得為高邈唯西方古先生直指顯說無非臻極可謂出世殊勝之智也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修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明
鬻鳧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思
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閑忙每遇意到
即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書隱逸辛謚傳云冥心
至趣而與言會唐賢白樂天寄詔常州陳使君詩斷
句云勿使問榮枯冥心無不可近代僧俗有名者詩
僧貫休懷香鑪峰道人詩景聯句云冥心同槁木掃

雪帶微陽又齊已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南
岩下冥心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重
相見冥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二
字謂以其心向晦宴息善入無為潛符妙道之理也
我願得天聰明入佛知見以決定信致精進力到涅槃
域無退心也

或問予曰子嘗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何謂也予對曰
予不求富貴而取樂樂變則苦不求功名而干譽譽
變則毀夫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此道家之間域也可
或問予曰不可以言空問者曰然矣然則注而實

儒家以名教為親切而道書云士以身殉名道家以壽
命為親切而佛書云壽者見度長挈大窮理盡性若
非允臻其極何名第一義諦

大覺聖人推為無上尊者何謂也以其豁達大觀洞見
形質空言語空文字空名器空大約無數空如是真
見無人能及故曰無上尊夫淺識滯泥挾私而爭彼
我者亦如夢中所爭及其覺也方知盡空矣而此聖
人又特見空中不空此則別論

予思鑑圓燈帝網珠光影重重交相涉入此喻諸佛妙
契心心混融非異非同之相也

予晚歲自修協用二法止觀也導引也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生可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此二法內外相資之法也

予有二有餘一不足演法無盡意聞和無盡音此二有餘既盡美矣未得無念心此一不足若得此心又盡善矣

世間人有二大怖而不怖何謂也在則必有涉畏途觸禍機以貪冒而致死者事可信亦可見此既可怖而不怖歿則必有落陰崖入苦海以昏冥而流轉者事可信不可見此又可怖而不怖夫如是觀其根性以

擇法器萬中無一而與之議出世之法不亦難乎

詳夫止觀二字但以文順而言用隨便宜不拘先後或先止而後觀也有如臨池俯視對止水而影象可觀或先觀而後止也又如秉燭夜行觀險路而車徒乃止譬喻易曉明敏當知

夫開示悟入錫智則由乎師觀練薰修致力則由乎己與我同志當如是解

吾今自約當以先覺智無生忍奉為頓教實教又以對治法方便門奉為漸教權教二者并用其理備矣

予初觀老莊之書其心豁然色太虛而不礙次觀釋梵

之書其心昭然貫微塵而深入所以安貧供老蔚為
義皇上人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之境吾為逸民可比葛天氏之
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所嗜
之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助之嬉戲不改其樂永錫
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眼中不可有一物有則不安心中不可有一法理亦如
是是故佛佛所傳無一法可得

罪人出枷名為釋放智人出家名為解脫與其免有限
之拘繫曷若免無窮之拘繫乎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
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非二妙
用吾何所歸

內外二定有深淺吾得其淺者矣外有捨名利之心已
能得定內有學禪觀之心未能得定此心若定可謂
卓然而獨立者也

世人貪於我所種煩惱根我領常於佛所種諸善根此
自然智不從外得

孔子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予謂先聖所言外富貴耳予之不求內富

貴也予欲得華嚴藏百鍊金以此為富又欲佩祕密
王三昧印以此為貴未知可求不可求吾所好也

樂啟期三樂則嘗聞之矣予又別愛三樂以儒家言之
予愛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以道家言之予愛
莊氏子栖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以佛家言之予愛
釋氏子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三者由外以及內自
淺而至深矣

天聖六年戊辰歲予年七十八矣身輕安心清爽竊謂
之自覺身心境界但未知楞伽經中所說自覺聖智
境界何如耳

佛書之言菩提如道書之言大覺莊子云有大覺而後
知此其大夢是也佛書之言涅槃如道書之言至樂
莊子云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是也吾好旁達於理也
如此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予詳子平學而知之者也
而學不兼該止曾汎覽儒書知富貴之為累不及肥
遯之超絕未嘗深究佛書不知生死之為累不及寂
滅之解脫所以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矣

夫出世入道之法廣大微妙之臻極者非世人所能知

故隱君子之書有語云不可致詰古先生之書有語云不可思議豈可以世人情量測度哉智人不當與之是非鋒起而爭勝負耳

予以為煩惱性空不當過執須以智慧燭理勿與愚夫混同故佛書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又云以智慧力裂煩惱網又云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是也

禪門樞要唯以無念為宗嘗有學人與予談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予深以為然因而依韻別作四句續之以自規云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蘧顏可師

唐刺史李繁述玄聖蘧廬十六篇其序有云真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予因思白樂天有詩云東宮白庶子南寺遠禪師何處遙相見心無一事時是知至人之相見在心不在眼也

吾今諦觀人倫一切之形一切之情一切之聲一切之名重重虛妄唯一真之靈謂之實際固當隨緣而過以順外事如理而住以辨內事獨斷在己無以詢于衆論蓋由殘年逆景不可以踈而害親以小而妨大也

吾有二失與道為累觸境小忿焔焔成災嬰情隱憂絲絲不斷改之為貴唯力是視琢磨至此吾道庶幾

論者言養生之道身貴乎勞心貴乎逸予因思之得正
為妙身貴乎勞蓋謂勞動之勞非勞役之勞心貴乎
逸蓋謂優逸之逸非放逸之逸智人當知其理如是
白樂天酷好遊觀形于吟詠有詩句云留春不住登城
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句云眼看筋力減遊得
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具舉予謂樂天所好者常遊
耳予所好者遊可遊非常遊予好列子之遊列子曰
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謂凡人唯
覩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予
又好壺丘子之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
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
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予詳其意謂於身取象二
儀無有不備大約肯乎反躬觀理心遊於大道足矣
故予好之予於遊觀又好莊子云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以遊逍遙之墟又好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予
以立意為宗觸類而長唯變所適下筆不休也
吾獲三勝之利其理超然知寡欲之道無大疾疢而獲
康勝見正念之法無大濁亂而獲清勝居不競之地
無大咎悔而獲吉勝此三者自得而已
身相日日變衰心相念念遷謝汨沒浮世誠宜自惜洞

見至真之源梵語謂之菩提安住至樂之境梵語謂之涅槃上智兼該當如是解

予曰沉覽究觀具知世為幻也人為幻也心為幻也智為幻也何以明之白樂天有詩云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此言世為幻也又有詩云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衆樂繫何情此言人為幻也圓覺經云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此言心為幻也圓覺道場修證儀云佛運如幻智慧山谷響音聲說空中風畫言教救攝夢想苦惱衆生還令悟入法性此言智為幻也夫如是則從凡至聖無不是幻誰能於

此重重夫幻化之中妄執有法以自苦耶而今而後予當遇物而應無所將迎順緣而過無所固必未知果能然乎而志願如此

吾嘗覽儒書禮記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嘗覽道書列子冲虛至德真經云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吾久未感悟及引年致政之後閑居於浚都之舊廬至天聖六年戊辰歲季春月一日之中忽爾先降細電後作密雪旬之內而多風不雨吾見本族界幼屢有微瘳康寧者或有咽喉壅閉不利皆經信宿而愈

復聞鄰里之家亦如之蓋慙玉燭之和而使然也二書之言信不虛矣豈敢自謂學際天人但明氣類果同決定無疑耳因而諦思由於天者既了知而無悶由於人者當調護而攸宜偶書其事徧示諸兒孫俾之詳究且表古聖垂文設教灼然有據又表吾老年之學重增精至非孟浪而言也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為心要後見古維摩經始知所歸吾已嘗述之矣復有緒餘之意今續書之再明理之淺深焉道家所說猶涉世間之法貴乎混然大同外無一迹可識釋氏所說直是出世之法貴乎豁

萬事貴乎得中夫日過午則吳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棄器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升高位積羨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乎自戒之也唯有學道之志貫徹臻極精修密誥使太過此則無妨

世間法不夫其正者究竟猶虛若更邪偽紛擾此又虛中之虛也不知至真至妙之理枉用其心與物化滅者但可嗟憫而已何足貴乎

妙法功行勿憚難成譬如瓦礫易取珠玉難求自然之理也若不登山涉海安得此寶莫同瓦礫輕視之耳得之則其利甚博

後漢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之答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業果著其名予謂斯人明理而有斷者也為事敏達稱其名焉以此推之人所失當以既往不咎勿復介懷有若更追思不已亦猶顧惜破甑何所益乎

佛教說因果道教說自然說因果則有懲勸說自然則無懲勸夫萬事皆謂自然撒無因果則陷人於不修而虛生浪死多入惡趣之中也殊不知於其自然亦有因果試舉一端以明之耳人有樹莢之功則有采收之利自感之由也樹莢者豈非因乎采收者豈

東都及乎唐公起義而東都之臣立伺為帝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而遭王世充威勢所迫乃焚香發願從今已去不生尊貴家此則貴不如賤信有之矣我於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於念念中存其覺慧即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佛於佛佛所種諸善根圓頓之宗貴簡而速其有妄想執當使應時融液不歷僧祇獲法身其理如此世間法歷任之身則一也考其官業而陟降各各不同出世間法歷生之性則一也隨其行業而升沉各各不同世間法羸或容規求規避凶世間法妙如影響

之應形聲決定無差也

吾今立言明學人頓悟漸修之喻頓悟如燈來照物入
闇室即時而洞分漸修如春至融冰積和氣移晷而
消盡其理親切誰曰不然

唐相裴公休所作勸僧俗發菩提心文各有條目內有
一條勸通圓頓經典有句云金剛圓覺簡妙通明華
嚴涅槃廣大具足予於簡妙二經最所留意因思金
剛經云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又思
圭峰密禪師初為僧在蜀隨眾齋于民家居下位以
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末終軸感悟流涕是知二經

殊勝大同貫心達性感動之深切也如此予今止采
二經名義決定總持以為智力先以圓覺淨明之體
為其智此則識心達本其智永不迷永不昧矣又以
金剛堅利之用為其力此則有進無退其力不可礙
不可壞矣得此二法守而勿失可自號曰無敵公也
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窺測有如季咸
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在列子第三
莊子第三又如大耳
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後之心在景德傳
燈錄第三
此相此心無迹可尋故也

予因看景德傳燈錄第十五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有語

云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
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予三復怡然冥符宿
志乃錄于此以為法要

勸農墾荒勿責近利責近利則闢土不成何以廣滋殖
之業立法垂裕勿定深文定深文則殘人無極何以
贊生成之德賢良翼聖明恕居最非其明不能達佐
治之本非其恕不能逃始禍之罪唯濟世安民之主
暨論道經邦之臣同心而行方期集事

古語有云見恠不恠恠自壞予因擬之別為兩句語云
見魔非魔魔自和

幻身諸病須以藥攻幻意諸病須以理攻病既去矣其
攻即止

諦觀吾身身之未生不知預喜身必有化如何預憂此
是覺慧此是理斷其次緣累抑亦浸疎

予問覺道之人曰此物大包太虛為何百步視秋毫之
眼不能覩輕無一毛羽為何擘太華山之力不能舉
彼但熟視於予嘿然而已

學道之人雖曰有心心常在定非同猿馬之未寧雖曰
無心心常在慧非同株塊之不動理性體用至論如
此

身隨一氣而聚散孰能制也心應衆緣而起滅孰能避也唯燭理之翊善以智力委順裁遣耳

予自謂曰爾能摠持三事可以足用讀儒書若能樂天知命不以世故貽憂讀佛書若能識心達本不以外緣致撓讀道書若能遺物離人不以衆人同趣既明且守夫復何求

吾今直指顯說心法簡妙精微之理取其正真但得明了安靜到純熟而已

物有生化心有起滅事有遷變天下古今理之大常者也達觀熟者不當驚異

凡一百三十八章

法苑珠林卷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二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一念之涅槃也
心日夕趣向依止欲念念常然故或默或語而
匪徐夫如是雖口微細善緣儻積習純熟何憂
渝墜哉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道家保身之要也生滅滅已
為樂釋氏清心之要也上智則了可以足用

吾老矣而能生一智執一志何謂也外順世間法無固
無必以此為無所礙之智內學出世間法有初有終

法苑珠林卷第二

以此為不可奪之志志與智交相濟久而弥堅吾之道其殆庶幾乎

開示悟入大事之因緣也由乎師觀練薰修大事之功
用也由乎已若止務空言則必貽後悔

摩訶止觀有語云端躡而入玄聖蘊廬有語云溶溶而
進人多聞好禪談罕見實知妙用

天台教止觀二法法華經悟入兩字八字最後濟覺之
力也予自得此精意不能剖析而言

有客謂予曰嘗觀吾子落筆成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

奚獨如此蒙竊惑焉予對曰夫拜將拜相處世之榮

名學仙學禪出塵之妙事各從所好復何疑哉

予引古佛名號人多笑其迦談因思以理和會之也莊
子云至德之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非觀音佛之
法門乎又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豈非定光佛之名
相乎予於二者覺有至微朕兆苟或膠固致詰予當
默然而已

予嘗覽釋教經論所說有二生滅一寂滅若具引本
書即文繁隔越難為直指予今節略裁成俾人易曉
二生滅者其一是分段生滅即今一切衆生相續有
情是也其一是變易生滅即所謂阿羅漢善提薩埵

隨意生身出沒自由是也一寂滅者謂如來覺利自他無濟功畢入于圓寂不復生滅是也

古人有言為善最樂吾亦有言學禪最樂此理大同而小異自淺而及深者也為善世間法學禪出世間法知者自知說則難說

予老矣人多見稱言其面色紅潤神氣清健此以發外而可知也而不知予入道深密抗心高遠此以積中而不知也

予覽羅什卷慧遠書加之一偈其首云既已捨殊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予愛此語但能深入實相安住妙境何假叅禪問法耶

高僧傳云晉司徒王謐致書於廬山慧遠有語自陳曰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答書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復何羨於遐齡耶予因思之壽長不及於道勝况諸悠悠之事豈勝於道乎

釋道常

此字本是雷風卦名字避廟諱權改

秦姚興敦逼欲奪其法服令

居翼贊之任固辭得免乃嘆曰古人有言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岩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予因思向予平云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殆相類乎

顧此法但能識心達本無微細之疑忘情契理到純熟之地其道成矣安用繁云

塊處清閑自誨曰迹務退藏避虛名之為累心勿馳散入實相以增深善緣既獲冥符餘景豈宜空過古人輕尺璧重寸陰良有以也

浮雲或聚或散豈碍太虛之清曠浮漚或成或破豈損寒潭之湛淨浮想或起或滅豈壞真心之靈照念念不息人皆有之勿以其然遂虧進道

予以決志辭榮閑居佚老躋仁壽之域樂育無疆闕眾妙之門勝進不退儵然自得何必求之

身如翔鴻不可籠心如蓮華不著水身心所樂已出世間何況純修別有妙處

晉書隱逸傳云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予詳識真二字

愛之重之以為明哲保身之法也賢達詣道之見也
有智之士可不務乎

莊老之書理有明據嗜欲深而天機淺道德高而下士
笑真隱竄偶自古而然塊處逍遙亦足為樂

今有文士曰莊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語以資應用章
句耳予亦耽味其書求理綴文以為助道之品入此
法藏碎金錄中名同而實異者也

又晉隱逸傳云董京字威輦至洛陽行吟常宿白社中
時乞於市得殘碎緇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
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貽書勸仕京不從

谷以古詩其末有句云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
州為狹靜以園堵為大予詳最後二句明知足常足
鵬鷗逍遙之意也又詳其少欲忍辱涉于梵行得非
高僧高士倫類相參而流轉乎

范喬字伯孫稟德真粹立操高潔以父絜有疾侍養衡
門至于白首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
又舉寒素一無所就予覽此愛之重之古人純孝高
節有如此者與夫名實相違者異矣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
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

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遇亂避
難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
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
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予讀秀傳美其
有清節有先見推分克己無所干擾而獲康強壽考
乃福報之使然乎

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上山焦而不熱
注云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况溺
熱之閒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
前而自然與吉小又言其德遠幸證得云

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
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予以二書意同乃合而書之

索韻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
日忘返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
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
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
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
因詳陰澹之言予以為古之賢人君子道德內充而

自得者其實沛然滿足不可以常情擬議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欲
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為宗
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視
聽無爽予味先生所授之道有似禪師密傳心印者
也又以為室嵒憇之源居清曠之域壽長神王固當
然歟

宋纖字令艾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
山不應州郡辟命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
馬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

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年八十萬學不倦後
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為太子友尋遷太子太傅頃之
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
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
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年八十
二謚曰玄虛先生予詳達人大觀形骸為外物族類
為妄緣不以形累性不以族嬰情與夫大禪師臨終
勿塔勿悲之言何異之有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雅辯
談論多才藝善屬文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

柏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
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
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
拯者乎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
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
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予讀瑀傳愛張天
錫遺瑀書云心與至境冥符此一句入道之門也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牕中
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

事甚苦不可詰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
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天錫
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予讀祁嘉傳異其牕
中呼者蓋神人也所言得喪利害之殊堪為鑒誠耳
吾今逼大耋之年已老之身舉止輕健不為惡欲之所
敗已老之心觀照明了不為邪見之所昧必因宿習
何憂後緣此真實語非增上慢

晉書謝鯤傳中多說鯤規諫王敦之事是時朝望被害
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而敦不能用予

讀鯤傳愛此推理安常凡四字蔚為心要夫自古及
今有無數之人無數之情無數之事是非曲直得失
利害憂患苦樂種種不同理之常而大者也若以道
斷但推而安之都為夢幻如觀群動終歸乎空不用
鼓發於言下留滯於胸中此乃無礙法門之最也予
嘗為安順大常略論意亦如此今重言之也

出世大聖人具有一切智能行一切行不住一切相此
是佛功德以世間法如何擬議

夫齋戒沐浴清淨身之法也滌除疏淪清淨心之法也
必若識真拔俗退居進道之士可用此外內二清淨

潔其身心以為資助爾

顧此法自悟自得契真不殊可目之曰同文印覺他利
他照闇相繼可目之曰無盡燈在上上之智謹授受
之理不可輕也

我自立一科法言欲得已心至空至明以為體善利萬
物不求其報以為用亦不分屬名家

論語云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
予因思內典教中有語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
邊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如此

言句豈止書紳銘肌鏤骨可也

解脫門三親切方便而出纏縛良以次第相成也涅槃路一直截坦蕩而歸寂滅不由歧逕致迂也我如是言人謂我何

予詳教中所說之意謂小乘著空是心住於相而起見障蓋言空之為法執亦成礙而况外道之學別作異計種種邪妄為病也可知矣

自顧晚年信道彌篤南華經髓遊逍遙之墟而聖書心泛寂滅之海盡攝大千沙界無滯於胸中深入不二法門非剖析於言下所好如此誰為同人

法華經云諸佛出世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下陳列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予嘗率意立言云開示由乎師悟入由乎己其後因覽唐李繁著書十六篇名曰玄聖遠廬內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有說云經言開示悟入而不說開示悟入之方因著此四篇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予詳四篇所述咸有妙旨就中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暗合予即今朝夕趣向事理親切由是忻然自得以為天獎冥符爾不復一一具載之也

白樂天有自詠詩云開闢僧尚閑較瘦鶴猶肥予因自
思抑亦如此仍叙餘意可資清談爰自引年挂冠攝
生修道居深迹晦絕無汎交行健聰聰覺有所得乃
復為兩句以擬前詩云介居僧尚襟襟聽鶴猶聾
初讀老莊之書入大觀之理見世間夢幻盪胸中蕪芥
後讀釋梵之書得上乘之法啟我明徹之智無窮而
不昧銳我堅利之志無窮而不壞根力次第有如此
者

法止一乘日常三省幻身虛假雖悟有涯之生本覺空
明未歸無念之體然於淨信不忘真修

身心之法舉要而言一真是本名之為道萬緣是末名
之為累不可棄本逐末以累妨道如此達觀謂之初
學

人之學禪率多隨其影和其嚮效為語立為文予之學
禪無不貫于心達于性發以智濟以力其理如此何
必繁云

有道友嘗說考驗修行功課之法令置白黑二碁子每
有一善念投一白子入於一器中每有一惡念投一
黑子別入一器中至夜比較其數即知善惡之念增
減多少矣予竊謂此法太迂闊誰能細碎致煩予又

自思但性急耳除有觸境小忿未能頓除外且無故
心造惡之念不當如斯拘執筭數也唯知務在靜勝
於動最為要切宜於日夕四威儀中不計情境如何
隨分量力常習靜念而已不可廢也

莊子所說有以死生為小變我與變俱而無失為大常
此則深契佛書所明理性真常之道夫如是則知身
外悠悠愈不足以介意也昭然矣

莊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
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吾因思之若或即今有人二者不入於心吾當

文殊表信解之智普賢明周徧之德合而為一是謂毗
盧遮那華嚴名曰三聖圓融觀信妙矣哉

予覺晚年益甘道味酷好含華隱耀收視反聽優游何
有之鄉放曠自得之場從造物者為師友而世間幻
累其如予何宜乎三徑就荒一室不掃凝塵滿席其
心湛然

圓覺經義有云從本起末為出攝末歸本為入又云迷
之則出悟之則入予因知悟入二字理合相連又知
既能覺悟而乃攝其妄念入于無念斯為法要而况
聞中靈應助發道緣豈非天瑞冥符資其宿習俾我

策勵何法喜之深乎

夫恬愉相資成長久之道喜怒不節傷陰陽之和顧已暮年尤宜知明而力勝也

予覽二教之書有所慙當而能唯變所適推而廣之釋氏經旨予愛其見空而度苦厄一見其空則一一皆空矣自然目之所及見其無全物無全事無不是空何能障礙于目哉孝氏經旨予愛其知常而益明了一見其常則一一皆常矣自然心之所及知其天時之慘舒晦明人身之災福苦樂世故之順逆成敗無不是常何能刺鯁于心哉二者對治可以足用

推而導之曰至人真人道人也

予省己方期耄及似覺智生切欲內習絕倫離人而獨立外順晦迹虛緣而葆真確乎弥堅怡然自得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三公予謂此世間法也予別作二句語云達觀深則遺情累內習至則還天真此出世間法也

中乘之人能觀根本十二緣轉為生死輪不煩更迷予今又觀枝末三緣結為煩惱網謂身緣家緣世緣是也續說三者該括盡矣此緣此理古今大常既知大常足以消遣

昔老聃於新沐之餘凝然遊心於物之初且云不能知
不能言我亦於新寤之餘凝然遊心於聞之初亦不
能知不能言引類而書以明殊勝

佛書云須菩提解空第一予於觀空之智亦得少分然
而不入斷滅又知有不空如來藏也

一切凡夫終日念念營致五欲樂具不知萬中有一真
大丈夫迴向一乘妙法如此勝事與誰交談

楞嚴經云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
幽斯鈍竊詳此語信不虛矣予今年近八旬而覺耳
聰心爽每於清宵靜卧虛白堂中或聞左右前後見

孫列字言音所及辨其誰何故有效白體詩云介居
僧尚襍警聽鶴猶聾之句是知想明斯聰予得萬一
因思貫休之詩有以楞嚴為禪髓樂天之詩有以壇
經為佛心凡此類例子最稱美

予觀世界倫類都是衆多幻化因緣生滅假合而成其
中情氣各各微細分別遂有紛擾無窮之事新陳相
續隨時運任造化古今常然無如之何然而到了虛
妄唯有一種妙說目曰一真法界非但少有到者抑
亦少有知之予愛如此而言曲盡其理

莊子葆篇有云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予愛此語因而簡

省聯貫目之曰長安樂之法竊謂此三者無賢不肖
皆愛之雖愛之之心同而致之之道異所以利害相
反矣予若形于文言則淺近而犯時忌人能自以意
取則深遠而得天機今故不復具陳智者詳之可也
予自謂心遊瓌瑋之書所以慕高遠目想清曠之域所
以遺繁華於道雖非大成於理亦為小善

道集虛吾所信仁者靜吾所師無聲之聲聲成文非因
叩寂無學之學學日益止務棲真不作聖心安任妙
境有如此者謂之何哉

唐圭峰密禪師有指示學人最後安心方便之法先有

敘述之言云諸修行人但將不認不隨之智照於身
心自然覺疾病時痛惱時或暫安樂時侍者乖意時
喜事造情時所有種種念慮千般萬類皆如幻化影
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鏡之明未曾不照斯為真
我我既本無病健無死生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
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竟何所益非惟無益仍展轉
招於妄苦今但自保靈明免遭妄執所繫即捨此身
趣後身時無所慮也云云予詳密公之言雖僧俗不同
而緣累一也乃至族之蕃衍因而緣亦增多固當如
是但依此教誠以覺智斷之慎勿一向憂撓若能如

此便是得親切法門也

觀諸文字之中有使棲心棲神棲真棲禪大約祇是檢情攝念之意有如鳥之棲宿不飛不動是也予以為明正學人但於一切時中隨分止息思慮凝然宴寂而已復何疑焉

列子所說周之尹氏大治產心營世事慮鍾家業資財有餘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夢為人僕趨走作役而尹氏之趨役者晨昏弗息有若較天筋力竭矣而一使之稱勤夜亦昏憊熟寐夢山崩水竭無此此章至理大約齊物以明其理也

分勝負予於此外別得新意以為尹氏家雖富盛心營運之勞故有夢中之樂若復有人晝無役夫之勞苦夜無尹氏之勞苦其享福也何如哉予又獨斷以為勞心之苦苦甚於勞身之苦也如何分勝負

五鼓夢迴緣念未起靈響清徹聞和達聰疑聽靜專頗資禪悅安住妙境何勝如之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為狝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又玄聖蘊廬心法篇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

動問其故對云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洛人為之作塔予詳二者得道皆自宴寂中入夫如是則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信不虛語矣唯人為萬物之貴者苟不知此道乃後鳥之不若也知之者安可自輕棄乎

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帝為漢之桓靈尤為不遜晉武能笑而容之此事有人君之量情之所難也因思為人臣者忍受惡言於理差易而不自抑制於理可乎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教中說煩惱即菩提予嘗比方而可曉夫人之為惡一變成善譬如盜賊亦有勸諭感悟翻然改圖便為良民者即盜賊本良民也煩惱即菩提固當無二無益之言自戒勿教無益之事自戒勿思

世間法以讓為德然亦有不可讓者故儒書有云君子不爭必也射乎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出世間法尤不可讓古德有偈云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

談者曰蠅能緣物不能緣火若能緣火與火為一人能緣事不能緣道若能緣道與道為一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在
我而已

老子曰不爭而善勝予欲加此而行非止不爭亦不取
其善勝之勝

有故人嘗說人自無始以來情性相合欲遣其情有如
親戚之人同居已久相別之際戀戀難去予以為世
間法貴乎情日厚出世間法貴乎情日薄然聖人忘
情者非木石之無情也無偏愛之仁耳故有緣之慈
以親親而慈其慈小無緣之慈不以親親而慈其慈
大

予嘗自立兩句語云欲可從于人不可從于物上句取
儒書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義是屈已以
濟事也下句取佛書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義是不
令真隨妄轉也

予自說云因言會意謂之悟道忘情誦理謂之修道至
寂洞照謂之得道

易遯卦三上九肥遯無不利肥者饒裕之義也以其無
應於內故曰肥遯予今以人心比之若有人其心既
靜而能無應於外亦可謂之肥靜矣內心外迹厥理
何殊

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予擬之別立句克情復性衆妙歸本焉

予自立言云神氣相守道家存有心息相依禪功造微其理一揆吾能貫之

竊為口訣二句云須有智斷方修止觀因自解云有智照了乃能決定信有斷猛利乃能決定行

諦觀無明如醉醉人起諸惡展轉為過咎致禍敗無明生衆支展轉為因緣以至老死

佛書云寂滅者名為一心謂無念也自一起念則為二矣予因獨斷人二心為念字似得此理

佛書云本覺曰如心住曰如不變易曰如予因觸類演之曰性與理合曰如物我混一曰如

予謂小乘初學者也大乘功成者也故釋迦佛云我念過去諸佛方便力皆以小乘引誘然後令入究竟一乘是也予又謂亦如世間法童法蒙與老成之學量次第不同矣

覺了一切法如幻化者如悟杯中蛇影豁然而疾愈知其疾妄想結成也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予又以為心問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

耳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何以故夫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楞嚴經有云非因緣非自然予常疑其兩無所歸一日忽自悟夫因緣者虛妄假合凡夫世間法也自然者一撥無因果外道不了義也唯出世了義我不墮二邊耳亦可自謂得無師智也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小乘之力也若見可欲而心亦不亂此大乘之力也亦如牛頭山慧融禪師云有二種用心一者不見一切物得空唯見於空不見一切物二者一切物得空了了見一切有不住於有了了見一切空不住於空是也

昔晉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予亦有耽味禪悅遺忘機心之癖

習偽智矯性徇時損天真取世資考其得失至人弗為也

有客謂予曰欲求妙道從何門而入予因決擇徑直而答曰當須悟人法二空斷事理二障學止觀二法去洗掉二病四者純熟有進無退勿問符應久而自知

此法簡要親切而言之也

學法之人有聞談道而豁然頓悟者亦是宿世修習之功而不自知也譬如學世間文章曾經諷誦歲深遺忘或有舉其端緒復能記之又如久別之人相逢不識彼若話及姓字此乃忽爾悟焉亦猶是也

世間博聞強記洪筆麗藻之士視其暴威武而不識姓名點畫者何如哉達人大觀窮理盡性視其懵然不知者亦類於此

禮以檢其迹樂以和其心予又別得無體之禮檢攝之至者南華莊真人所著書中述其心齋是也無聲之

樂和暢之妙者襄陽龐居士所集詩中述其智樂是

也此樂音蒸

人多止好神仙之事而不知禪功造極者合至神之禪為仙中之仙也

抱朴子曰辭千金之重聘忽卿相之貴位者無所修為猶尚如此况加以知神仙之道必不肯役身於世矣予以為脫落世網致禪功之深妙者比諸神仙又增殊勝也

外身出纏小自在內身出纏大自在如如不動寂為體了了常知照為用

智者知也深知其理勿復悞為行者行也力行其道勿復虛過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虛妄趣無漏界自覺地光明輝發是名宗通此一科合論語云古之學者為己又經云說種種教法以巧方便隨順衆生令得度脫是謂說通此一科又合論語云今之學者為人於其本教又合自覺覺他自利利他

脫世網避畏途簡妄緣甘靜居小寂滅之樂也塵事無所拘勞慮忘已心心如大虛清遠恬愉大寂滅之樂也但趣此境何必廣求異論哉

詳佛法所明之理有二殊勝與凡情對背有以親為疎謂五蘊皆空形相是外物此智之深者也有以疎為親謂一切衆生皆如己子此仁之大者也此智與仁何如哉苟有敏識不當輕議

予以不貪之故獲善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復危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閑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

二姓之親因媒而成親成而留媒不遣媒反為擾一真之道因智而合道合而留智不遣智反為礙

古德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予嘗
設喻以明此理上八字有似晝無其燭燭不用而無所不見
所不見下八字有似晝無其燭燭不用而無所不見
形質全具人之外美繫乎天耳目手足是也行實全具
人之內美繫乎人道德仁義是也其外幸而全具不
能內修以相稱誠堪自惜誠堪自責且夫外不全具
無如之何內不全具可以修補而鮮克能然堪惜堪
責豈虛語哉

世人但見有之有不見有之空知無有之有之
空不見空之有如此者甚多既見有之空又見空之

有如此者甚少若能空有並見智行相資脗合深入
謂之得道

名器權利虛中之虛壽康給足虛中之實詳擇所急馴
致天倪踰量躐求道家深忌

心者身之本也心不生滅則身不生滅定矣故荷澤法
門有語云雖俗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無念即無生
之法也千經萬論但廣敷揚法之根源止在無念念
增緣起乃入輪迴

古人云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此於世間法中志之大者
也予因擬之別有語云醯雞焉知雲龍之志此出世

問法中志之大者也

人物志云晉楚帶劔適相詭反注云自晉視楚則笑其
右自楚視晉則笑其左因思好道德者避權利之地
修安樂之行無傍觀之榮免切身之苦好富貴者大
笑之好富貴者據權利之地失安樂之行得傍觀之
榮被切身之苦好道德者亦竊笑之與帶劔相笑其
事雖殊其理相類

予好推求妙理念念增新落筆成文編綴未已有如心
府之內衆寶莊嚴又如百鍊之金轉加明淨以此自
慰不亦然乎

然大空內無一法可得具此知見者必能自信自足
彼此無往來定矣

佛書中意不許人偏計之心為其悞認虛妄無窮重增
太煩也道書中意不許人逆計之心為其預生勞慮
過當未必果然也二計之失吾當自戒

畏苦愛樂當修福業出世入道當修慧業修慧業者固
不可得修福業不失其正者亦鮮矣

夫悲哀感恚成其性習者道家不許以為幽陰之病也
鼓發狂鬧恣其娛樂者禪家不許以為放逸之咎也
離邊得中由己之智

用智之道精之至者可洞貫於人神其道有為故有成
有敗有所不備焉不用智之道誠之至者必洞貫於
人神其道無為故有成無敗無所不備焉此則大槩
而言不可剖析者也

向子平所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嘗立理為文因言
及此者多矣而未始引證其事有所明據夫二不如
之事歷代尤多難以具舉今且以古人富貴之極灼
然易見者陳其二人以為驗焉昔晉石季倫奢豪角
勝可以言富矣及乎孫秀矯詔季倫遇害乃歎曰奴
輩利吾財此則富不如貧信有之矣隨越王侗留守

非果乎

人有未壯之了而為薄徒所誘習以成非罹于深刑者
多矣唯幼敏而殊常者乃能不近薄徒人有可欲之
心而為塵境所誘習以成迷墮于惡趣者亦多矣唯
夙悟而殊常者乃能不逐塵境配而設喻殆相類乎
予欲自規并勸學道之人修四常行謂常不障常不礙
常不動常不退上二行在乎智明而量大也次二行
在乎志堅而力勝也

昔向子平所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又知顯不如隱
蓋以隱近道家之旨老聃大聖人史氏止謂之隱君

子然而隱者亦有竊吹濫中之士釣聲華希寵利而
已若能名迹俱隱乃為真隱古人有詩云始知真隱
者不必在山林又有云禪師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
葛洪井又出處一貫為通隱古人有詩云禪門有通
隱喧寂共忘機如此之類是也

凡一百二十六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二

